

37
儿童文学教学研究资料



儿童文学教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研组

1979, 5

目 录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鲁 迅 (1)
童话漫谈	
——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严文井 (3)
泛论童话(《小溪流的歌》代序).....	严文井 (8)
童话创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任务	
——《童话选》序.....	贺 宜 (15)
童话从生活中来.....	贺 宜 (29)
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	金 近 (40)
试论动物故事.....	陈伯吹 (51)
漫谈童话	
——在一次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贺 宜 (70)
童话创作的继承与创新.....	陈伯吹 (98)
童话艺术手法之一——拟人法试谈	陈伯吹 (105)
关于《老鼠的一家》的讨论	丁景唐等 (125)
从《慧眼》看童话的特征和创作	陈伯吹 (150)
智慧的语言,锐利的武器	
——略论寓言	贺 宜 (162)
试谈我国的寓言	魏金枝 (173)
民间寓言、笑话和儿童	李岳南 (187)
对于儿童诗的期望	茅 盾 (194)
《为孩子们写的诗》序言	臧克家 (195)

给小孩子创作大诗歌	邵燕祥 (198)
谈儿童诗	金 近 (204)
儿童诗的儿童感情问题	金 近 (216)
漫谈儿童诗	柯 岩 (226)
试谈“儿歌”	刘 超 (240)
发展想象 启迪心智	
——谈谜语	贺 宜 (251)
论谜语和儿童谜语诗	李岳南 (264)
《古代儿歌资料》序	赵景深、车锡伦、何志康 (273)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选》序	严文井 (277)
儿童小说，还是神童小说？	鲁 兵 (281)
谈“短篇小说”和“儿童小说”	陈伯吹 (287)
秋灯夜话	鲁 兵 (292)
塑造少年儿童形象的几个问题	
——兼评《微山湖上》等几部作品	任大霖 (301)
谈谈儿童心理活动的描写	
——儿童文学札记	刘厚明 (309)
谈谈图画故事	方轶群 (315)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冰 心 (327)
漫谈游记	徐 迟 (330)
拿起特写这个武器	李楚城 (334)
谈历史故事	吴 晗 (341)
试谈儿童剧	柯 岩 (347)
谈谈儿童剧的写作	安 娥 (367)

漫谈儿童剧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记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剧本》记者 (372)

儿童剧的语言老舍 (381)

儿童剧中的成人形象问题柯岩 (383)

要懂得孩子们的心灵

——谈儿童电影故事片陈伯吹 (386)

美术电影剧本创作杂谈伍伦 (393)

让孩子们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的滋养高士其 (403)

少年儿童科学读物的创作问题

——读《少年儿童知识丛书》后所想到的

.....郑文光 (412)

自然科学·文学·儿童读物秦牧 (418)

科学文艺漫笔叶永烈 (423)

《科学诗》序言高士其 (439)

怎样写科学小品高士其 (441)

谈谈科学幻想小说郑文光 (443)

“科学童话”要有“物性”张伯之 (447)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鲁 迅

这一本译稿的到我手头，已经足有一年半了。我向来原是很爱 petöfi Sándor 的人和诗的，又见译本的认真而且流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计划印单行本没有成，便想陆续登在《奔流》上，介绍给中国。一面写信给译者，问他可能访到美丽的插图。

译者便写信到作者的本国，原译者 K. de Kalocsay 先生那里去，去年冬天，竟寄到了十二幅很好的画片，是五彩缩印的 Sándor Békésy (照欧美通式，便是 Béla Sandor) 教授所作的壁画，来信上还说：“以前我搜集它的图画，好久还不能找到，已经绝望了，最后却在一个我的朋友那里找着。”那么，这《勇敢的约翰》的画象，虽在匈牙利本国，也是并不常见的东西了。

然而那时《奔流》又已经为了莫名其妙的缘故而停刊。以为倘使这从此湮没，万分可惜，自己既无力印行，便介绍到小说月报社去，然而似要非要，又送到学生杂志社去，却是简直不要，于是满身晦气，怅然回来，伴着我枯坐，跟着我流离，一直到现在。但是，无论怎样碰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正如作者虽然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个诗人和英雄一样。

作者的事略，除译者已在前面叙述外，还有一篇奥国 Alfred Teniers 做的行状，白莽所译，登在第二卷第五本，

即最末一本的《奔流》中，说得较为详尽，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但这一篇民间故事诗，虽说事迹简朴，却充满着儿童的天真，所以即使你已经做过九十大寿，只要还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看到卷末。德国在一八七八年已有J. Schnitzer的译本，就称之为《匈牙利的童话诗》。

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

但是，现在倘有新作的童话，我想，恐怕未必再讲封王拜相的故事了。不过这是一八四四年所作，而且采自民间传说的，又明明是童话，所以毫不足奇。那时的诗人，还大抵相信上帝，有的竟以为诗人死后，将得上帝的优待，坐在他旁边吃糖果哩。然而我们现在听了这些话，总不至于连忙去学做诗，希图将来有糖果吃罢。就是万分爱吃糖果的人，也不至于此。

就因为上述的一些有益无害的原因，所以终于还要尽微末之力，将这献给中国的读者，连老人和成人，单是借此消遣的和研究文学的都在内，并不专限于儿童。世界语译本上原有插图三小幅，这里只取了两幅；最可惜的是为了经济关系，那难得的十二幅壁画的大部分只能用单色铜版印，以致失去不少的精采。但总算已经将匈牙利的一种名作和两个画家介绍在这里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

（选自《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

童 话 漫 谈

——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严文井

童话，这个不仅为广大少年儿童，也为不少成人所喜爱的文学样式，由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多年来在文艺领域内进行法西斯独裁和专横压制；几乎无人敢于问津了。这就是“四人帮”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革命文艺方针的重大恶果之一。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生气勃勃，春意盎然，文艺园地也展现出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前景。“六一”前夕，《北京少年》《北京儿童》编辑部召开了童话座谈会，探讨研究童话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令人鼓舞和高兴的事情。

童话是文学的一种样式。这种文学样式，在我们国家早就存在，老奶奶为了哄孩子，就经常讲各种各样的“童话”故事。童话与其他文学样式有共性，素材来自生活，来自斗争，要反映现实，反映斗争。但是，童话也有自己一定的特性，它要适合于孩子们听和看，因此比一般文学作品要更富于幻想，浪漫色彩要更浓厚，天上地下都可以写到，还必须通过一种拟人的手法来达到它的教育目的。假定我们有些作家确定自己的工作对象是五岁到七岁的儿童，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对他们讲个故事。例如拿要讲卫生这点来说吧，我们

也许会在故事里讲到什么小山羊啊，小狗熊啊，小山羊怎样的爱干净、洁白，小狗熊怎样弄得浑身乌黑等等，根据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肤色，加上想象，加以夸张，给以褒贬。这样的故事可能就是大家通称的童话吧。

我们现在该写一些什么样的故事给孩子们看呢？这里有一个很重大的主题。“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华主席亲自召开了两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一个是农业学大寨，一个是工业学大庆，并号召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一想到这个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幅宏伟的蓝图，我们该是多么兴奋和鼓舞呵！我们怎么能不把这个任务用各种方式反复向孩子们宣传呢？现在的这批五岁到七岁的孩子，到了那时，就是二十七、八到三十多岁的人了，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因此，为他们写东西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自己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已经有了教训了，岂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孩子们就是未来，他们要担当未来的历史使命，我们希望他们更快地健康成长，比我们强。尽管我们自己很不行，也要努力给他们写点东西。所以我们儿童文学作者所肩负的任务是很重的。我们希望经过社会主义阶段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与人的现实的和理想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四个现代化？这些非常重大的问题，都给童话写作带来了新的课题，我们有心为儿童写作的人不能不正视、不研究、不学习。此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新人，除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外，还要有科学技术知识，还应该培养他们多方面的强烈的求知欲望，希望他们能够全面发展，做到又“红”又“专”。这就要求我们现在的童话作者比过去的童话作者有高得多的思想觉悟和丰富的想象力。我们

要在从所未有的崭新的童话里，让孩子们明了人活着不是为了高享受，高待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中国，全世界，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共产主义。从这个目标出发，我们应该写出多少美好的童话来啊！我们应该解放思想，解除顾虑，担起这个光荣的重担来。“四人帮”被粉碎以前，他们不让人看书，不让人们“专”，企图毁灭我们的党和国家，毁灭文化和科学，也企图毁灭我们后代，用心是极其险恶的。现在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其中也包括童话这种形式，启发教育少年儿童努力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集体，憎恨阶级敌人，逐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现在有充分条件写出比过去的童话更好的童话来。时代变了，条件不同了，现在人的想象力远远地强过古人。古人想过飞，神话中的人是靠云彩飞上天的。《封神演义》中已经想到了能飞的机械，叫“风火轮”。现在人们早已超过“风火轮”的想象，不仅有了飞机，还有了火箭，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等。有时候人的想象在当时看来是可笑的，甚至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是过了多少年多少代以后，竟然把“荒唐”变成了现实，人的想象力成了使人类进步、科学发展的推动力。所以我们不妨多写一些启发少年儿童想象力的科学幻想作品，这类作品未始不是一种童话。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确实需要大批的发明家、创造者，需要那些不怕困难，意志坚定，敢于实践，敢于攀登的人材。四个现代化是人搞起来的，人是世间第一可宝贵的因素，而他们的一大部分就是现在正在成长的少年儿童。我们为孩子多写点作品，多尽点力气，也就是为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为人类的未来而进行劳

动。

童话既然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一个语言问题。童话中所用的语言文字，要适合少年儿童，要让少年儿童看得懂。写给孩子们的作品，特别是童话，语言要明了、准确，但又要活泼、生动，有儿童特点。讲出的话要象他们自己讲的话，象他们周围的人讲的话。这些生动的语言都是来自生活的，作者只有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接近各种各样的少年儿童，才能学得到，写得出。

还有个童话人物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一谈起童话中的“人物”，每每容易当作就是小猫小狗等等动物。谁做了这样的规定？小猫小狗可以写，别的动物也可以写，非动物的花、草、树、木、天、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拟人化嘛！不管童话中写的是什麼，但基本上还是人。如果一篇童话把一只小白兔拟为一个三岁小姑娘，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三岁小姑娘，同时还要懂得小白兔。童话中出现的“人物”，不论是大家象，狗熊，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都应具有人的特征，孩子的特征。有的童话不是一个动物也没有写而专门写人的吗？《皇帝的新衣》里面出现的全是人，但也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童话。好的童话应该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常常还要涉及广泛的科学知识，因此作者兴趣要广博一些。好的童话应该和好诗有共同之处，使人激发起美好的情感。当然情感是有阶级性的，一个地主的最强烈的情感是希望在增加一百亩土地之后还要增加更多的土地，使他们对农民能够剥削得更多。反之，农民最强烈的情感则是推翻封建压迫，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东西来激发少年儿童的美好情感呢？

写童话要多研究儿童。儿童有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三岁的孩子与十五岁的孩子听的故事要求就大不一样。儿童认识周围

世界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概婴儿最先认识的总是妈妈吧，以后才认识爸爸和别的人，这样由近及远，由浅及深，不断加强自己的认识能力。我们要注意研究不同年龄儿童的认识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写作起来才能有的放矢。孩子们最爱问“为什么？”说明他们求知欲望是很强的。要根据这些“为什么”来写故事。这些“为什么”里有大问题有小问题，有些小问题再来几个“为什么”，也能变成大问题。他们需要答复的“为什么”你不管就不行。不仅要管，而且要努力设法开扩孩子的视野。据说，江青胡说过什么儿童文学只写儿童，这其实是反动的“童心论”的再版，是禁止对儿童进行积极的教育，这是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加以批判。少年儿童关心的事物很广泛，因此童话题材可以广泛一些。

童话创作没有什么固定的手法，但必须有较多的想象力。毛主席的诗作就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例如《鸟儿问答》就是这样。有人反对动物说话，这里鸟儿不是也说了话了么？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万丈之长是想象，谁能使用呢？只能是一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特大的巨人，但又是确实存在着的无敌的中国工农红军。又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个舞虹的人看来比最高大的篮球队员不知要高大多少倍，虹并非真彩虹，但是可以当彩练来舞。毛主席启发我们多么丰富的想象啊！我们写童话的同志为什么不可以解放一下思想，大胆发挥这样的想象力呢？毛主席还有这样的诗句：“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可见神仙鬼怪也是可以写进作品中的。问题是你怎么写，站在什么立场，怎样运用。梅花是会笑的，“梅花欢喜漫天雪”，这不是拟人化的手法吗？革命的文艺创作需要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相结合为方法，童话创作尤其如此。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方面，毛主席做了我们的光辉典范。童话作者需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诗词，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毛主席提倡“五敢”，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敢字当头，努力为少年儿童写作品，写童话。我们这样的人不能搞出石油、钢铁等等来，但是经过努力，是可以写出一点童话来的。童话作者们，我们应该在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下，为实现毛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努力对祖国做出较大的贡献。

（原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6期）

泛 论 童 话

（《小溪流的歌》代序）

严文井

我非常欢喜您的直率，和热心快肠。您想了很多。您对近年来的某些童话作品有意见，提出了新童话创作中的许多问题和困难，我觉得都有道理，确实值得我们这些搞童话创作的人深思。

只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您说：“现代生活很难产生童话，童话这种形式将要很快被别的文学形式所代替。”您这样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您在神话和童话中间画了一个等号。在古代，这二者的界线难于分得很清，但到了近代，它们彼此的差别却是越来越明显了。今天产生不了新的神

话，可还不等于今天产生不了新的童话。如果您并没有把童话和神话混为一谈，那么，就更好；问题单纯一些，讨论起来就可能方便一些。

我认为断言童话就要消灭，似乎还早了一些。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吧。

问题不决定于我们这几个爱好童话的成人。童话作者不写，童话却仍然要产生，而且天天产生，处处产生。且别忙责备我“危言耸听”。希望您能挤出一点时间，去注意听听您那个四岁或五岁的孩子对着玩具的自言自语；再不，您就耐心地陪着他或她去逛一次动物园，这对您的孩子和您自己大概都会有点好处。不信您试试看。嘿，真有意思！玩具居然说起话来了。但是，那说的是一些什么呀？到了动物园里，又是那么一堆“鸟言兽语”。如果您兴致好，也想了解一下那内容，那么您就只好求教于您身旁那个小公冶长了。您的孩子给大布偶和小布偶分了姐妹；给房上的狮子猫和金银眼的猫定了好坏；称赞白熊爱干净，批评黑熊不洗脸，这里就接二连三产生了好几篇童话。请不要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如果您认为我刚才那句话带着点浮夸的成分，那么，就改成，“接二连三产生了好几段未完成的童话”吧。再不行，就说“产生了一些童话的萌芽”吧。总之，是一种童话。由于孩子们的需要，世界上已经产生了，正在产生着，而且还要继续产生许多这样的童话。它们很粗糙，绝大部分还没有变成文字，甚至还没有变成清晰的语言，可是又美，又动人。许多更美更动人的有文字的童话就要从这个基础上产生。没有文字的童话，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它们就和孩子一样普遍。它们是无数幼稚心灵的最初的闪光，千年万载，绵延不绝。只要有孩子，这种童话就自然会不断产生，是谁也控制不了的。

您的孩子也不例外地参加了这种创作，这件事也许会更加引起您的忧虑，但我却以为您用不着过分紧张。这没有什么可怕，倒是没有看到这样一件事，没有重视这样的事实，有些可怕。是的，您的孩子在对布娃娃说话，他在嘲笑河马肮脏，他挥舞着两只胳膊在胡同里跑，把自己当作了一个火车头，所有这些举动都不能证明他有神经病。他将来也不会因此就变得疯颠颠。他长大以后，不一定会以写童话为职业，更不会成为一个空想家或神秘主义者。很可能他还会爱上哪门科学，如果他立定志愿去学习，我看他一样也能成为科学家。而且，如果现在他的这种创作特别显得出色的话，也许我的偏见在作怪，我以为，说不定将来他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相反，如果一个孩子长到七八岁，想象力特别贫乏，一点幻想没有，贤明的父母倒真应该为他将来会不会有出息担一下心哩。

您从来没有幻想过么？您小的时候就不曾有过您孩子同样的行为么？别忘了，您和大家一样也有过幸福或不幸福的童年。在童年时代，您也一样喜欢听荒诞的故事或不怎么荒诞的故事；看起戏来，您也一样老着急地打听那是坏人还是好人；高兴的时候，您也不例外地发表过一些或长或短的幼稚的口头创作。然而到了现在，您的头脑并没有因而变得不健全，整天只会胡思乱想。您不是既热爱生活，又能冷静地考虑各种问题么？我以为，您在童年时期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给您现在带来了什么特别的不光荣。而且，直到现在您还多少保留了一些您童年时期的爱好。您不是偶尔也看看动画片，狗熊赛足球的笨拙动作不是依然也引起了您的微笑么？这并不坏。这说明您还有童心，也还有对童话的需要。虽然，比较起来您的需要也许是不太大的。您的孩子可不是这样，他的需要大得多。对童话，

现在您的需要少（也许您自己还认为完全没有），您的孩子需要多，这都很自然，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我提起这些，无非是想请您注意某些事实，希望您在给童话做结论以前，考虑一下孩子们的意见。因为，童话是由孩子们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的创造者是孩子。

孩子们，那些来到世界上不久的小小的“人”们，很奇怪，和我们有些不一样。他们精力特别饱满，对天上、人间、地下、水中、远处、近处，什么都感到兴趣。他们对他们见过的人和事物，固然要进一步知道是怎样的，要问一连串的为什么，对他们所未见过的人和事物，就更急于知道是怎样的，然后又是一连串的为什么。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发现。在我们看来非常平常的草、木、虫、鱼，对他们都是一个个新大陆。他们对待这些东西好象很平等，但实际又很不平等。他们可以和小鸟小兽，小花小草打交道，做朋友，可是又强迫那些小鸟小兽，小花小草屈从自己，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做。人。尽管那些东西外表都不一样，却都得具有一颗人的心，说得准确一些，孩子的心。万物都有点人的味道，而人则一定要分清好人和坏人。在他们单纯的心里，只要是是非弄明确了，爱憎就特别分明。好人也许会犯错误，但好人总归是好人，好人的过失是会引起孩子们的担心。坏人也许很有办法，但所做的总离不开坏事，坏人的侥倖只会使得孩子们更加愤怒。好坏决不能调和，斗争决不能妥协，孩子们决不能中立。坏人本事大得出奇，好人的本事更强过他们万分。好人也许会遭受许多挫折和失败，但最后保险能够得到胜利。您先别嘲笑孩子们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公式化的主张，就这样好人胜利了一千次，坏人失败了一万回，故事重复了又重复，可他们还是不能感到满足哩。他们是许多无底洞，永远填不满，老是要求：“再讲一个吧！再一

个，再一个……”讲故事的人如果不是筋疲力竭，再三向他们讨饶，他们的“勒索”总不会有完。这件事可不能不了了之。您不讲，他们就要求别人讲。您说没有新的，他们就讲旧的。新的旧的都不讲，他们就看小人书。您不让他们看小人书，他们就看大人书。总之，有一张白纸，必须写上字，只看您写什么，怎样写，特别重要的是开始的时候写些什么，和怎样开始。

不是这样的么？那么，再请您回想一下您自己的童年时代吧。您大概不会忘掉那样一些晚上，您一面注视着煤油灯的阴影，担心一只毛茸茸的鬼手突然从板壁缝里伸出来，一面仍然满怀兴趣地听着说故事的人描写怪风怎样呼呼响，一个恶人被一个凶鬼追得无地可逃，或者一个狐狸精怎样在对着月亮修炼，诸如此类的故事。是什么力量使得您能够忍受恐怖的感觉，把这些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呢？

这个可怕的事实里面有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东西。看起来，仅仅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也该得到应有的结论吧。您也许会回答，您完全不反对采取积极的态度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您也赞成供给孩子们足够数量的读物，问题是什么样的读物。按照您的意思，好的儿童读物应该是：科学小册子，文艺性的科学读物，传记文学，或者还加上，纯粹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诗歌，等等。如果您的意思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我还打算提出一点补充，请求在您所提到的那些读物以外，再加上童话和寓言。您所举出的那些门类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如果仅有那些门类，不加上童话和寓言，还是无法很好地满足孩子们的要求的。在这一点上，我不避嫌疑。我认为，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童话和寓言固然不能说一定优于别的形式，但至少也不是别的形式所能完全代替的。现在应该考虑